

國家圖書館



001707596

許地山語文集



07  
:2

知子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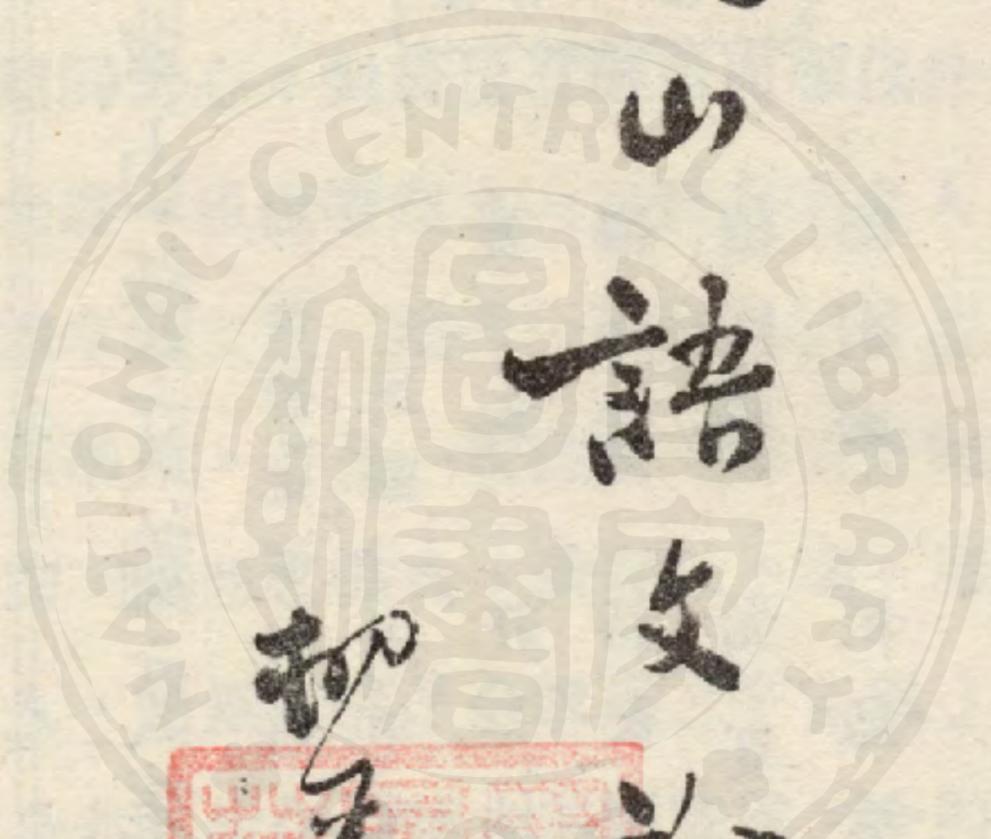


普



許地山語文集

柳季題



許地山語文論文集

每冊定價國幣八角

民國三十年九月

著者 許地山

編行者 新文字學會

總經售 光夏書店

印刷者 星島承印部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 序

許地山先生之沒，凡文化界曾與他見面，或並未見面的人，無不同聲痛惜！因爲他對於本國舊文學，無所不通。對於各國學術源流，以科學方法，比較分析，去其糟粕，吸其精華。使將來大時代之青年，得一指南針，迎頭趕上。又富於人類同情心。對於已有職業而願以餘力求智識之學人，發一大願，思以有業之人，教有業之人，互爲師友。尤其於未識字之文盲，選擇一種普及教育之工具，使我政府抗戰建國綱領，普及一般民衆，以宣上德而通下情。其人格之純潔，思想之偉大，倘假以上壽，所造就何可限量！天奪哲人，能無悲痛？余既爲『宇宙風』作敬悼許先生一篇，叙余與先生之交誼，不願贅言。今同人擬將先生散文，先印刊小冊，以應讀者之求。其全部著作，一時未易整理。此雖一鱗一爪。確爲先生精心結撰之作，觀此亦可知其大凡矣。不辭固陋，書諸簡端，以質諸高明。

張一鵬

國家圖書館



001707596



# 中國文字底命運

研究文字學底人都知道中國字是文字史上僅存底表義文字。文字底第一步，除掉結繩與繪畫以外，是象形字。中國文字已越過這時期，因為我們現在寫「日」字，已經不是日底圓形；「山」字已經變了三個峯頭為三條直綫了。從象形字變為表義字是文字上很大的進步，理由是表義字表示抽象的意義比象形字容易得多，不過它還不是最方便的。

文字有形聲義三個成分。最初的文字都是表形的，由形解義，造字底任務已經完成。但是形無窮盡，縱然巧者可畫，常人或不能盡解，於是象聲象意底文字出現了。六書中象形最初出現，隨後有指事。從實質上說，象形與指事沒多大的分別。畫物底全形為象形，畫物底一端以見事為指事。前者如「日•山•田•人•鳥•馬•魚•舟•衣」等字；後者有對文（上下），反文（正丕），獨體（一•厶），合體（芻•八），增文（牟•足），省文（召•文），變文（勺•矢），分體（采•白），假體（示•歷），複體（疊•蜀）十類，可以說複合的象形字。象形與指事再發展而有會意。這是比合象形與指事來顯示意義，

有合體與省體二類，如(社·周)爲二合，(品·籩)爲三合，(牢·鹵)爲省體。這類字已離象形較遠，但其跡象還可以追尋，所不同的祇從結合底形理會出其中意義而已。由象形，指事，而到會意，形與義雖然進步，但聲底功用還沒顯明，於是再進一步而生出形聲字來。「漢書藝文志」列象形·象事·象意·象聲·指事·會意·形聲·諸文也和象形一樣是取象底。鄭康以形聲爲諧聲，取義於以聲譬形。許叔重取形聲底名目，取義於以形譬聲。所以諧聲·形聲·象聲三名，所重仍在聲音。在形聲字中有聲義兩兼底，名爲「亦聲」。文字到以聲爲主才充足了它底功用。這個見解，自來學者很少體會，因爲六書不分，自唐已然，後人祇重解字，而略於說文，故一問某字應屬六書何類，間或不能置答，這在實用上本來沒多大的關係。因爲文字底趨勢在記口音，與象形時期只能表現物形大不相同了。喻味庵先生師承王壬秋先生作「王民六書存微」，其中有一段話講得最合理。他說：「造字之初，始於畫形。形不可象，則指以事。事不可見，則會以意。意不可通，則無義可說，而造字之法窮矣。於是古聖欲通事意之窮，乃取三者以爲主文，而書以聲。至於聲，則無不諧矣，初不必更取其義。是故有聲無義者，六書之正也。」(卷六)有聲無義，爲六書之正，的是卓見。由此進而爲轉注，爲

假借，都是重在聲義，形不過是寄託而已。依喻氏底分法，六書中最多的的是諧聲字，若合形聲，依聲算起來，說文中共有七千九百零四字；合意字佔九百六十五；指事字佔二百八十七；象形字佔一百三十五；轉注字佔六十七；假借字只有十個；闕疑字七個；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依此推測到現在，可知形聲在中國字上佔了十分之八九。

文字底功用在於記事，文化越高，超象的事越多，所以形窮於應付，而不得不用聲音。可惜中國字停頓在象聲上，未進到用音標或字母底途程。此中最大的原因在歷來視文字為聖人所作，它底本身是神聖的，寫過字底紙帛都要敬惜，更不敢談改革了。其次，中國文字是視覺型的，人一讀起來，便認得那字所代表底意義，因為視覺與文字底關係比聽覺較為直接，尤其是在多用單音底語言上，如皮●脾●疲●發音一樣，而在形狀上一看就了然。中國字所以能維持這麼久，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又拼音字用字母拼音，做成底是聽覺型的字。因為文字底本質要以形顯，形底變遷比較聲音慢得多。由籀變篆，由篆變隸，變楷，變草，其中變遷底痕迹很容易追尋，它底認識標準是比較固定的。至於聲音，每依口官各部底用捨而生變化。不但古今聲音不同，同時代的方音也大不一致。不但方音不一致，一個人少時所發底音也和老時所發底不同，甲處

人在乙處住得長久，也未必能夠說出純正的本土話。有時聲音已經改變，而字形仍然不改。這在英文和法文裏是常見的。如Philosophy現在讀如Filosofi；Psychology現在讀如Saikoloji；Knowledge現在讀如Nollej；等等，不勝枚舉。可知字形底保留也相當地重要。但是這現象是不當有的。依拼音文字底原則，凡是聲音改變，拼法也得隨着改變。所以未變底原故，還在人們沒曾深究字學。

主張視覺型文字學人們以為拼音字隨地隨時改變，結果會令人數典忘祖，後人不能讀先人之書。不錯，這種缺陷，不但在拼音字上發生，即如在表義字上，也是如此。平常的中國人有多少能讀唐宋底文章呢，有多少能讀漢魏六朝底文章呢，又有多少能讀四書四經諸子百家呢？要知道書，不只限於字形底變遷，寄寓於文字裏頭底概念也無時不在變遷中。今天的「之•也•焉•於•乎•哉」與各個字最初的意義大不相同，是誰都知道底。以今義解古書是最大的錯誤，而且很危險。研究文字學底人應以古義解古書為是。若有人解「東家殺豕」為「掌櫃底宰豬」，那豈不是個大笑話！看來，形聲之外，義也要顧到。「見形解義」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多數只能「望文生義」罷了。至於聲音常隨概念，不如形狀與它那麼容易分離。例如○形表示圓底概念，但此○或只表示一個圈，或是一顆毬；

口形表示四角形底概念。此口或表示一個國家，或一座城，或一顆印章。但國家未必方，城未必方，印章也未必是方的。這方底概念已經和原來所畫底口形分離了。聲音雖然變遷得快些，但比較能維繫的概念上。例如福建人叫「眼睛」為「目𠵼」，字形完全不同，從聲音去尋求概念，仍有可能；廣東人叫「票」為「徽」，「徽」底聲音雖然稍變，概念仍未變更。「徽章」底「徽」與「戲徽」底「徽」，仍是「憑證」底意思。

在新知識未入中國以前，中國字是很够用，很足以自豪底。但在思想猛進，知識繁多底現在，表義字就有點應付不過來了。文字以孳乳而多底話固然不錯，但漢字製作底原則是以前旁表義字。這裏我們有了困難。拿自然科學來說，屬於草類，禾類，竹類，木類，瓜類，麥類，麻類，黍類等，都各依其類加個偏旁，但這些類別是不科學的，植物底分類不止這些。還有像「牡丹」，「玫瑰」，「十姊妹」之類，應入木部或草部，而字形上不許。推而及動物，礦物，都有物名與部類不相伴底缺點。又表示心思動作底字，用心部，手部，足部，走部等來做部首，以後抽象字越多，勢必至於窮於應付，是無可疑的。總而言之，現在字典底部首不能包羅萬有，減之固然不可，增之又勝其煩。真是沒有辦法！

現代的知識範圍比二三百年前寬廣到幾十倍，必令人入深究六書然後爲學，則勝有所不能。因此我們不能不原諒寫白字或手頭字底人。我們寫作，從時間計算起來，是比拼音字慢得多。拼音字可以用機器來寫，漢字雖也可以用打字機，但要用它來著作，恐怕沒有希望罷。假如漢字打字機底速率與面積可以同拼音字機一樣，我們便沒要求更改漢字底必要。而事實上，我們對於各種知識都要求急慢鈍的文字，怎能滿足我們底需要呢？

漢字底命運現在已走到一個不敷應用底時期。如許多的化學名辭，借「銻」名Clucinum借「銻」名Stibium，借「錯」名Cerium借「氦」名Helium，假借不足，繼之以製作新字，或做成複合字。這樣，必會做到一形含多義底地步，與六書底原則越離越遠。我們現在所用底複合字，如「意識」，「心理」，「德律風」，「愛克斯光」等，有些是依字義選做底，但以後的趨勢必會向着概念底標準來發展。譬如說「意識」時，還留着字義；但說「心理」時，已趨向到概念底方面了。至於「德律風」，「愛克斯光」，只是從聲音了解概念，字形不過是字形罷了。新的概念越來越多，舊的文字有限，絕不能應付得過來。如果要在「說文解字」或其他字書裏選做新字，同屬有限的數目，那麼，數千不如數百，數百就不如數十了。如能在漢

字裏選出數十個字來做字母，像注音字母一樣，將來也得走上拼音底途程，是無可疑的。漢字底廢滅只是時間問題。它一定會遇到它自然的死期。

我們反對廢除漢字，不過是感情作用，在理智上，它有什麼被留戀底。我們也不主張用人工來廢漢字，我們只等它底老死期底來臨。在漢字未死以前，總得替後人種些便利的字種，所以，『新文字』底鼓勵是合理的。

固然我們捨不得拋棄了好幾千年用慣了底東西，但是歷來被我們和我們底祖先所拋棄底好文化遺產也有好些。文化大部分是寄在語言文字上底，祇是要記得所寄底是由語言文字所表底概念，而不是死的語言文字本身。若果教孔夫子復生，他一定不認得我們，因為我們穿底衣服不同了，住底房子不同了，說底話不同了，寫底字也不同了！但是我們底文化核心還與孔子時代一樣，是屬於漢族的，中國的。所以從表義字進而為表音字，是不足怕底。

我們不能盡讀古人底書，也不必盡讀古人底書。若是古書中有值得保留底，自然在各個時代有人翻譯出來，至於毫無價值底古書，多留一本，祇有多佔一些空間而已。譬如「道藏」裏許多荒謬的記載，如鬼神底名目，符籙之格式等等，留着也沒用處，祇因它是古人思想與宗教底遺物，不得不整理，整理完畢，把它解釋明白，後人如要知

道符錄是怎麼一會事，儘可不必去看原書了。所以整理古籍是繼往開來底工作，不是文字底保留。如有研究高深的學者，要讀原書，儘也可以去翻出對對。可是這樣的工作，我們不希望個個認識中國字底人都照樣去做。文化底進步在保留一個民族底優美遺產，而舍棄其糟粕。抱殘守闕，是教文化停頓底重要原因。

總而言之，拼音文字是比較表義文字容易學習，在文盲遍野底中國，要救渡他們，漢字是來不及的。作者自己這一輩子也不見得會用拼音字。但爲一般的人，不能不鼓勵人去採用它。至於用拼音字以後，會使國語更不能統一底憂慮，也是不須有的。假如我們有共同的拼音方法，先從專名統一起，然後統一各種名詞，那就容易多了。中國話是一種，所不同的是方音。方音底差別在用詞底不同，如能統一用詞，問題容易解了。我們先要統一用詞，換句話說是統一國語，才能統一國音。這一件事得等待知識底傳播才辦得到。所以我們不但要掃除文盲，並且要掃除愚闇。漢字在這兩種工作上，依我們底經驗，是有點擔當不起。最後一句話，文字只是工具，在乎人怎麼用它。如用來寄寓頹廢的概念，就是漢字也得受咒詛。我們要灌輸知識給民衆，當以內容爲重，區區字形上的變更，有什麼妨害呢？（民廿九，一，一五。香港新文字學會會報第六號）

## 青年節對青年講話

在二十二年前底今日也是個星期日，我還在燕京大學讀書。當日在天安門聚齊，怎樣向交民巷交涉，怎樣到棲風樓去，到現在還很明顯地一樁一件出現在我底回憶裏。不過今天我沒工夫對諸位細說當日底情形與個人底遭遇，所要說底只是五四運動底義意，與今後我們青年人所當努力底事情。大學生對於社會與政治底關心，是我們自古以來底傳統理想，因為求學底目的是在將來能為國家服務，同時也是訓練各人對於目前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底態度與解答。當國家在危難時期，尤其須要青年對於種種問題，與實況有深切的瞭解與認識。他們得到刺激之後，更能為國認真向學，與努力做人。我們常感覺到年長的執政們，有時候腦筋會遲鈍一點，對於當前問題底感覺未必會像青年人那麼敏銳。又因為他們底生活安定了，雖然經驗與理智告訴他們應當怎樣做，他們却不肯照所知所見，與所當走底路途去做去行。因此，青年人底政治意見底表示，就很可以刺激他們，使他們詳加考慮和審慎地決斷。五四運動底意義是在這點上頭，不幸事件底發生，不過是偶然的。若以打人燒屋來贊揚五四運動當日底學生，那就是太低看。

了那次底學生行爲了。

五四運動底光榮是過去了，好漢不說當年勇，我們有爲的青年應當努力於現在與將來，使中國能够發展成爲一個近代的國家。我每覺得我們國民底感覺太遲鈍，做事固然追不上時間，思想更不用說，在教育界中間甚至有些人一點思想，一毫思想都沒有。教書底人沒有教育良心，讀書底人沒有學習毅力，互相敷衍，互相標榜，互相欺騙。當日五四底學生，今日有許多已是操縱國運底要人，試問他們有了什麼成績，有許多人甚且回到科舉時代底習尚，以爲讀書人便當會做詩、寫字、繪畫、不但自己這樣做，並且鼓勵學生跟着他們將有用的時間，費在無用或難以成功底事情上。他們盲目地鼓吹保存國粹，發展中國固有文化，不知道他們所保存底只是國渣滓而已。試拿保存中國文字一件事來說，我如果不認定文字不過是傳達思想底工具，就會看它爲民族底神聖遺物，永遠不敢改變它，甚至會做出錯誤的推理說，有中國文字然後有中國文化，但是我們要知道中國文字並未發展到科學化的階段便停止了。生於現代而用原始的工具，無論如何是有害無利的。現代的文明是速度的文明，人家底進步一日萬里，我們還在抱殘守闕，無論如何，是會落後的。中國文字不改革，民族底進步便無希望。這是我敢斷言底。我敢再進一步說，推

行注音字母還不够，非得改用拼音字不可。現在許多青年導師，不但不主張改革中國文字，反而提倡書法，以爲中國字特別具有藝術價值，值得提倡。說這樣話底人們，大概沒到過歐美圖書館去看看中古時代，僧侶們寫底聖經和其它稿本，寫的文字形式一樣可以令人發生美感，古人閒得很，可以多用工夫消磨在寫字上。現代人若將時間這樣浪費，那就不應當了。文字形式底美，與其它器具，如椅桌等底一樣，它底美底價值與純藝術，如繪畫雕刻等不同，因爲它主要目的在用而不在欣賞。我們要將用來變成欣賞也未嘗不可，甚至欣賞到無用而有害的東西如吸煙，打麻啡之類，也只得由人去做，不過不是青年人應當提倡底種種。近日有人教狗虱做戲，在技巧方面說是可以的，若是當它做藝術看那就太差了。提倡書法也與提倡做狗虱戲一樣無關大雅，近日人好皮毛的名譽，以爲能寫個字，能畫兩筆，便是名家。因此，不肯從真學問處下工夫，這是太可惜太可憐了。

青年節是含有訓練青年人底政治意識與態度作用底。我們底民族正入到最危難的關頭，國民對於民族生存底大目標固然要一致，爲要達到生存底安全也要一致地努力，但對於國家前途底計畫，意見縱然不一致，也當彼此容忍，開誠布公，使磨擦減少。須知我們自己若不能相容，我

們便不配希望人家底幫助與同情。我們對內底嚴重癥結在貪污與政治團體底意見紛歧與互相猜忌，國防只是黨防，抗戰不能得預期的效果多半是由於被上頭所指出底貪污底總與猜忌底索的絆纏。這樣下去，那能了得？前幾日偶然翻到日本平凡社刊行底百科大事彙，在緬甸一條裏，論者論緬甸人性好猜忌，是亡國民族底特徵。編者對緬甸人底觀察與判斷我不敢贊同，但亡了國之後，凡人類所有的劣根性都會意外地被指摘出來，我也承認亡國民族有他底特徵，而這些都是積漸發展而來底。前七八年我寫了一篇偉大民族底條件底論文，在北平晨報發表過，我底中心意見是以為偉大民族不是天生成的，須要劣根性排除，自己努力栽培自己使他習慣成自然，自然就會脫離蠻野人與鄙野人底境地。我現在要講亡國民族底特徵。除了上頭所講底兩點以外，我們可以說還有五點。一、嫉妬，沒落的民族底個人總是希望人家底能力學力等等都不如他。凡有比他好的，就是一分一毫，他也很在意，他專會對別人算帳，自己的胡塗帳却不去問，總要拿自己來與人家比，看不得一件好事情一個好見地給別人做了或提出來了，他非盡力破壞不可。這是亡國民族底一個特徵。二、好名，亡國民族底個人因為地位上已有高下，尤其喜歡得着虛名，但由自己的努力得來底名譽是很少見的，名譽底來到，多是由於

同黨者底互相標榜。做事不認真，却要得到人家底讚美。現在單從學術的研究來說，我們常常看見報上登載着某某發明什麼東西比外國發明更好。更好，固然是應該，但要不自吹，東西真是超越，也不必鼓吹。而且許多與國防上有關底發明，若是這樣大吹大擂地刊報出來，豈不是大有損害？我們看見這樣大吹大擂底報，總會感覺到只是發明家底好名，並非他真有所發明。三、無恆，亡國民族底個人多半不肯把一件事情做好，他做事多半爲名爲利，從不肯牢站在自己的崗位。凡事，只要能使他底生活安適一點，不一定是能使他底事業更有成就底，他必輕易地改變他底職業。這樣永遠只能在人支配之下討生活，永不會有什麼成就底。四、無情，中國一講到無情便連想到無義，所以無情無義是相連的。一個人對別人底痛苦艱難，毫不關心，甚至只知道自己的利益與安適，不顧全大局，間接地吃人肉，直接地掠人財，在這幾年底抗戰期間，出了一批發國難財底「官商」，與「商官」！他們底假公濟私，對於民衆需要的生存與生活資料用巧妙的方法榨取與禁制，凡具有些少人心底人，對於他們無不痛恨。這種無同情心底情形，在亡國底民族中更顯現得明白。五、無理想，每一個生存着和生長着底民族必定有他底生存理想。遠大的理想本來不容易生產，不過要有民族永遠的生存就得立一

個共同的理想，在亡國民族中間，「理想」是什麼還莫名其妙，那講什麼理想呢？因為自己沒有理想，所以自己的行爲便翻來覆去，自己的言論便常露出矛盾的現象。女人們都要爭婦女地位，反對納妾，可是有多少受高等教育底女子們，願意去做大官闊賈底「夫人」，只要「如」字不要，便可以自欺欺人。她們反對男子納妾，却自甘心作妾。還有許多政客官僚，爲自己底地位與權力，忘記了他們平日底主張，在威迫利誘之下，便不顧一切，去幹賣國賣羣衆底勾當。五四時代熱心青年中間有不少是沉淪了底，這裏我也不願意多說了。

以上所講底幾點，不是說我們底民族中間都已有了這些特徵，只是爲要提醒我們，教大家注意一下。我們不要想着亡了國是和古時換了一個朝代一樣。現代的亡國現象，決不是換朝代，是在種族上被烙上奴隸底鐵印，子子孫孫永遠掙扎不起來，在異族統治底下，上頭所舉底幾個劣根性，要特別地被發展起來。頹廢的生活，自我的享受，成爲一般亡國民族底生活型。因爲在生活底，進展底機會上，樣樣是被統制了底。第一是學術統制。近代的國家，感覺到將來戰爭會趨於腦力高下底爭鬥，凡有新知識，已經秘藏了許多。去外國留學，已不如從前那麼容易得人家底高深學問，將來可以料想得到，除掉街頭巷尾可以買得

到底教科書以外，稍爲高等和專門一點的書冊，恐怕也要被統制起來，非其族人，決不傳授。這樣的秦皇政策，我恐怕在最近就會漸漸施行起來。學力比人差，當然得死心塌地地受人家支配，做人家底助手。第二是職業會受統制。就使你有同等學力與經驗，在非我族類底原則底下，你是不能得到相當的職業底。有許多事業，人家決不會讓你去，一個很重要的機關，你當然不能希望進得去那門檻。就是一件普通的事業，也得儘先用自己的，這樣你縱然有很大的才幹，也是沒有機會發展出來了。第三是經濟的統制。在奴主關係民族中間，主民族底生活待遇不用說是從奴民族榨取底。所以後者所受底待遇決不能比前者好。主人吃的是肉，狗餵底是骨頭，是永世不易的公例。經濟能力由於有計劃底統制，越來便會越小。越小就越不敢生育。縱使生育子女，也沒有力量養育他們，這樣下去，民族底生存便直接受了影響，百數年後，一個原先發榮底民族，就會走到被保存底地步。我很怕將來中華民族也會像美洲底紅印第安人一樣，被劃出一個地方，做爲民族底保存區域，留一百幾十萬人，做爲人類過去種族與一種文化民族遺型，供人家底學者來研究。三時五時到那區域去，看看中國人怎樣用毛筆畫小鳥，寫草字，看看中國人怎樣拜祖先和打麻雀。種種色色，我不願意再往下說了。

我只要提醒諸位，中國底命運是在青年人手裏。青年現在不努力掙扎就沒有機會了。將來除了用體力去換粥水以外，再也不能有什麼發展了。我真是時時刻刻為中國底前途捏一把冷汗。

青年節本不是慶祝的性質，我們不是為找開心來底。我們要在這個時節默想我們自己的缺點，與補救底方法。我們當為將來而努力，回想過去，乃是幫助我們找尋新路徑底一個方法。所以青年節對於我們是有意義底。若是大家不忘記危亡底痛苦，大家努力向前向上，大家才配紀念這個青年節。我們可以說五四過去的成績，是與現在青年沒有關係底。我們今後底成績，才與現在青年節有關係。

（三十年五月廿日大公報學生界）

## 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較

許多年來，我們一向沿用着漢字，因為用慣了，對於它也就不感覺到有什麼特殊困難的地方。但是，現世界文明的進步和科學的昌明，知識的範圍比前寬廣了幾十倍，我們發現原有求知的工具——漢字——落後了，落後底最大原因，就是費時。

語言和文學都是表情達意底工具，有着密切的關係。古人傳達思想底方法，祇有在高地或隱蔽處呼喊，以表示「我在這里」或此地有什麼等。一般禽獸在喜歡或驚訝，必定發聲告訴它底同伴。世界上許多低等動物如：蟻魚，龜……是不能發聲底。唯有高等脊椎動物才能够發聲，這些聲就是語言底起源。所以語言底起始祇是表示情感，如蛙在繁殖時常常發聲表示它底情感。再進，則有表示意志底，如馬被人強迫牽走底時候，每發出呻訴的聲音。更進，就是用聲音來傳達心思。但這是不容易的事情，必須有完備的發聲器官和能够精密的思想。有些家畜經過人們的訓練，也能够發一些表示心思底聲，我們是可以看得到底。但一般動物就很少能够用聲音來表示思想。

人類語言發展底原則和獸類相同，初時祇有一些感嘆

詞如嗚呼，噫嘻這一類。學童初學作文底時候，總是好用這一類底感嘆詞，這就因為在他們簡單的頭腦中，最易觸發他們要表示出來底就是這一類含有豐富情感的聲。

物我底分辨，也是語言底要素，講話全是一種抽象的概念，非必有些實物。譬如說花，則花有許多種。未必知是什麼花，但對於花的概念是有底。

在初時，不能有許多名詞就因為沒有許多思想。

生理的關係，是語言底第一條件，口底器官，並不容易控制。動物的口大，腦小，顎長，唇闊，所以發聲不便。原始動物不易控制其唇，常以頰腮的動作來表示情感，人類常有露齒作冷笑為鄙棄他人底表示，人種學家認為這是原始動物惡意底表情。

動物底聲帶張弛底管制不很靈活，因為它不怎樣需有語言。人類因多需語言，所以口部底構造較為完備，聲帶底張弛也很自由。這也是生理對語言底影響。

語言的第二條件是社會性，生理的條件之外，就因為社會關係。

猩猩具有與人同樣底器管，但何以不會說話？這因為它們社會關係少，表情簡單。

人類所以能够說話，是因為他底祖先從哺乳動物棲到樹上之後，又不滿足而再走下地面來，人類就因為下樹之

後語言的需要增加起來，於是就在洞穴裏陶冶他們的言語技能（這一個過程對於人類文明底意義是很重大的。）

最初的說話並非單靠以手指動作，故語言底起始是動作與聲音底混合表示，所以諧音底造成文字底要素，語言底初期，實在是諧音和象形同起底。

古人記事方法靠圖畫，文字有一個時期被稱做助記時期。當時的人遇着事情就畫些助記文字。從那些圖文上可以得到事物底概念，但沒有讀音，或可以確定說出它所表示底意義。畫人常常依着自己的意思來畫，不一定畫整個的圖形。原始的助記文字雖較結繩進步，但祇可稱為半象形，現在美洲底紅印度人中還有用它底。

過此時代，進而為象形，象形字以中國底比較好些，後來繪畫者為節省空間時間起見，所繪之形，祇取側面底一部份，但求會意，所以當時的字，實際兼有象形和會意兩個意義，以後更進為純表義的。但這種象形字畢竟有限度，意義過多就無可表述。字底產生是因為需要而造的，又因為應用方便而改變。唐朝以前，人多造字，唐朝以後就很少人造字，現時所存的字，多為唐人所定，已經不是古代的字了。在宋朝，製作文字已被認為是皇帝底專權，人民不能隨便製造，從此以後誰也不敢擅自製字了。

我國通用的字約五千左右，但字典上却多至四萬以上

，這里頭有所謂字典字，在別的書中找不到，祇有字典上存着這個字罷了。這種字以同意字爲多，所成爲字典字底道理，因時間空間底不同，當時各地底讀音日漸轉變，一時找不着原字，便造一個新的，因此方音關係底字遂多。在這一類的字中，大概取諧聲造字，甲地用這個，乙地用那個，音雖然不同，意義却是一樣。這就所謂同意字。我國文字複雜的原因除了同音字之外，還有許多受外國字影響底，像「菩薩」本文是 Budhi-Sattva 應譯作「菩提薩埵」，若照意義來譯，則爲「覺有情」；初時譯者以爲不合國情，就譯它底聲。現在許多人不叫「發動機」而叫「馬達」也就是這個道理。

象形字的缺點是不能以有限的字形，記無限的意義。古人讀書少，知識需求有限，故尙不感到字少的缺點和困難。近人因爲不想將時間和精神全用在文字上，文字改革底要求因而發生。我們對於文字應用底理想，在能够於短時間中可以寫所欲寫底文章。外國人能够知識高超，就因爲所用底文字容易寫，容易用，我們要求改良文字底理由就在這里。

我們現在需求的知識太多，絕不能仍用古代落後的工具，我們只可研究古人，却不能做成古人。科學是進步的，我想像將來人們可以不必用文字，而用一種留聲片和符

號造成會說出話來底書。我們對於舊有不易學的文字，一則暫留它以了解事物，二則因為祖先藉着它遺留下許多知識給我們，所以我們底感情上就不想去掉它。但這種心理，可以說祇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

有社會眼光者，必知人類文化是由黑暗進入光明（怎樣去分辨人類落伍和進步，主要的在於他們所用求知工具的難易）。我國文化非不進步，但太遲慢，我們因而不滿足，想追上外國人，外國人比較我們進步底時間不過二百年左右，何以會相差這許多呢？這全在他們底表意工具底改良。

譬如活字印刷術，本來是我國發明底，但外國人在短時間內把它推行到各地方去，而且大大進步，這可以做落後底殷鑒。若更不改良，則人家愈前進，我們愈落後，相距更遠。

西人底精神，物產等等會影響我們底生活，我們對於文化的向前，並非祇因經濟和社會問題！工具也是一大原因，因為有簡易的工具，才能便於表情達意。文字可以影響語言，語言可以影響思想，思想可以影響習慣，對於表情達意底文字，如不求合理的解決，則一切都走不通。現在頗有人用外國文字而放棄本國文字底，他們都因本國文字的困難，而甯用外國字。因此，我們與其學別人的，倒

不如把自己的改良。

拼音字和表義字底比較，常是爭辯底中心。擁護表義字者總說「字是用來讀，不是用來聽底。」一個字不論那一處底人讀它，音雖不同，但都可以明白它底意義，這是表義字的優點。

我以為字有兩種，視覺型的和聽覺型的，表義字屬於視覺型，拼音字則屬於聽覺型的。讀書者有近於視覺型或聽覺型的，有許多人須讀然後明，小孩也必經讀然後明，故稱為讀書不叫看書，能看而懂底則他底程度便高了，一個對於外國拼音字和漢字有同樣程度底人，看拼音字是不會比表義字慢或不了解。再說表義字底形也是從象形字變底，這個原因和書寫工具底應用有關，漢字由籀變篆，由篆變隸，變楷，變草都和所用來書寫字工具，刀，漆，筆，絲綢，紙，有連帶關係，多因趨向利便而改變。近來學生們好寫所謂「美術字」，墨水筆是一個最大原因，所以說，工具變遷，字形也隨而變遷。

「拼音字占地位」這也是反對拼音字者底說法，他們以為新文字是白話體的，比較簡潔的漢字多占許多地位。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因為這是語法底關係，不是文字本身的問題。古人底說話底簡單和祭神有關係，祭司在禱告或占卜時底話，意存作弊，特將言語變簡，使它有彈性以為

伸縮地步，話說錯了還可以辯正。古文字由占卜進而為詩歌，仍屬簡單，不足以盡地表情達意，已是離開了文字底作用。所以說文字以簡單為美則可，以簡單為上，為正軌則不可。

字音是常變的，拼音字因音變而形亦變，漢字則不變，但漢字形雖同，讀音却無從統一。拼音訓練底目的，在加緊讀音統一底要求，使聽覺統一而入於視覺統一，因音底改變比較視覺為快。拼音字雖人與人之音不同和易變，但因為我們所表示底意義並非給那些和我們大有差別底人而是當地的，現時的。拼音字將可逐步修正而免除表義文字底缺點，不管字形變到怎樣，祇要求所表示底是現代人所懂底，這才是真正的語文一致。

四聲問題，常被反對中國字拉丁化者作為攻擊底資料，他們說拉丁化中國字無四聲，意義每有含混，這個見解，總是受了漢字底影響，而忽略了拼音字底形式。一般語文學家對漢字最大的錯誤是認漢字為一字一音，一音一義底文字，反對拼音字者陷入同樣錯覺。他們不理會到中國字有許多是複音的，複音字更比拼音字為現代人所採用，這是一種進步。字音字底組織形式以表示一個概念底詞為單位，詞底分辨能夠完善，就是沒有四聲也無多大影響，更何況拼音字以紀錄活底口語為原則，有整句底意義相關

，事實上是不成問題底。所以我們可以說，同音字祇是語言上，修辭上的關係，並不是拼音本身的缺點。

最後，我們應當知道表義文字問題的嚴重，在這知識範圍寬廣的現時代裏面，我們要跟上世界底進步，如果仍然使用那鈍慢的舊文字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對於文字改革問題，不得不把它看得這樣嚴重。除了對於三萬萬文盲需要救濟之外，爲子孫的文化着想。更屬不可忽略的嚴重問題！

（在港九教師聯合會拉丁化研究會演講。張英筆記。

發表於星島日報「語文」第二期。）

## 國粹與國學

「國粹」這個名詞原是不見於經傳底。它是在戊戌政變後，當「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底呼聲嚷到聲嘶力竭底時候所呼出來底一個怪口號。又因爲國粹學報底刊行，這名詞便廣泛地流行起來。編辭源底先生們在「國粹」條下寫着「一國物質上，精神上，所有之特質。此由國民之特性及土地之情形、歷史等，所養成者。」這解釋未免太籠統，太不明瞭。國民底特性，地理的情形，歷史的過程，乃至所謂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特質，也許是產生國粹底條件，未必就是國粹。陸衣言先生在中華國語大辭典裏解釋說，「本國特有的優越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就是國粹。這個比較好一點，不過還是不大明白。在重新解釋國粹是什麼之前，我們應當先問條件。

一、一個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國粹。特有的事物無論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或地理上的，只能顯示那民族底特點，可是這特點，說不定連自己也不喜歡它。假如世間還有一個有尾巴底民族，從生理上底特質，使他們底尾巴顯出手或脚底功用，因而造成那民族底精神與文化。以後他們有了進化學底知識，知道自己身上底尾巴是連

類人猿都沒有尾巴，在知識與運動上也沒有用尾巴底必要，他們必會厭惡自己底尾巴，因而試要改變從尾巴產出來底文化。用缺乏碘質底鹽，使人現出粗頸底形態，是地理上及病理上的原因。由此頸腺腫底毛病，說話底聲音，衣服底樣式，甚至思想，都會受影響底。可是我們不能說這特別的事物是一種「粹」，認真說來，却是一種「病」。假如有個民族，個個身上都長了無毒無害的癭瘤，忽然有個裝飾癭瘤底風氣，漸次成爲習俗，育爲特殊文化，我們也不能用「國粹」底美名來加在這「愛癭民族」底行爲上。

二、一個民族在久遠時代所留下底遺風流俗不必是國粹。民族底遺物如石鏃、雷斧；其風俗，如種種特殊的禮儀與好尚，都可以用物質的生活，社會制度，或知識程度來解釋它們，並不是絕對神聖，也不必都是優越的。三代尚且不同禮，何況在三代以後底百代萬世？那麼，從久遠時代所留下底遺風流俗，中間也曾經過千變萬化，當我們說某種風俗是從遠古時代祖先已是如此做到如今底時候，我們只是在感情上覺得是如此，並非理智上真能證明其爲必然。我們對於古代事物底愛護並不一定是爲「保存國粹」，乃是爲知識，爲知道自己的過去，和激發我們對於民族底愛情。我們所知與所愛底不必是「粹」，有時甚且是

「渣」。古墳裏底土俑，在葬時也許是一件不祥不美之物，可是千百年後會有人拿來當做寶貝，把它放在紫檀匣裏，在人面前被誇耀起來。這是賽寶行爲，不是保存國粹。在舊社會制度底下，一個大人物底喪事必要舉行很長時間底儀禮，孝子如果是有官守底，必定要告「丁憂」：在家守三年之喪。現在的社會制度日日在變遷着，生活底壓迫越來越重，試問有幾個孝子能够真正度他們底「丁憂」日子呢？婚禮底變遷也是很急劇的。這個用不着多說，如到十字街頭睜眼看看便知道了。

三、一個民族所認爲美麗的事物不必是國粹。許多人以爲民族文化的優越處在多量地創造各種美麗的事物，如彫刻、繪畫、詩歌、書法、裝飾等。但是美或者有共同的標準，却不能說有絕對的標準底。美底標準寄在那民族對於某事物底形式，具體的，或懸象的底好尚。因好尚而發生感情，因感情底奮激更促成那民族公認他們所以爲美的事物應該怎樣。現代的中國人大概都不承認纏足是美，但在幾十年前，「三寸金蓮」是高貴美人的必要條件，所謂「小脚爲孃，大脚爲婢」，現在還縈迴在年輩長些的人們的記憶裏。在國人多數承認纏足爲美的時候，我們也不能說這事是國粹，因爲這所謂「美」，並不是全民族和全人類所能了解或承認底。中國人如沒聽過歐洲的音樂家歌詠

，對於和聲固然不了解，甚至對於高音部底女聲也會認爲像哭喪底聲音，毫不覺得有甚麼趣味。同樣地，歐洲人若不了解中國戲台上底歌曲，也會感覺到看見穿怪樣衣服底瘋人在那裏作不自然的呼喚。我們儘可以說所謂「國粹」不一定是人人能了解底，但在美底共同標準上最少也得教人可以承認，才够得上說是有資格成爲一種「粹」。

從以上三點，我們就可以看出所謂「國粹」必得在特別、久遠，與美麗之上加上其它的要素。我想來想去，只能假定說：一個民族在物質上、精神上與思想上對於人類，最少是本民族，有過重要的貢獻，而這種貢獻是繼續有功用，繼續在發展底，才可以被稱爲國粹。我們假定底標準是很高的。若是不高，又怎能叫做「粹」呢？一般人所謂國粹，充其量只能說是「俗道」底一個形式。（俗道是術語Folk-Ways底翻譯，我從前譯做「民彝」。）譬如在北平，如要做一個地道的北平人，同時又要合乎北平人所理想底北平人底標準底時候，他必要想到保存北平底「地方粹」，所謂標準北平人少不了底六樣——天棚、魚缸、石榴樹、鳥籠、叭狗、大了頭，——他必要具備。從一般人心目中的國粹看來，恐怕所「粹」底也像這「北平六粹」，但我只承認它爲俗道而已。我們底國粹是很有限的，除了古人底書畫與彫刻、絲織品、紙、筷子、豆腐，乃至

精神上所寄託底神主等，恐怕不能再數出什麼來。但是在這些中間已有幾種是功用漸次喪失底了。像神主與絲織品是在趨向到沒落底時期，我們是沒法保存底。

這樣「國粹淪亡」或「國粹有限」底感覺，不但是我個人有，我信得過凡放開眼界，能視察和比較別人底文化底人們都理會得出來。好些年頭，我與張君勛先生好幾次談起這個國粹問題。有一次，我說過中國國粹是寄在高度發展底祖先崇拜上，從祖先崇拜可以找出國粹底種種。有一次，張先生很感歎地說：看來中國人只會寫字作畫而已。張先生是政論家，他是嘆息政治人才底缺乏，士大夫都以清談雅集相尚，好像大人物必得是大藝術家，以為這就是發揚國光，保存國粹。國粹學報所揭發底是自經典底訓註或詩文字畫底評論，乃至墓誌銘一類底東西，好像所萃底只是這些。「粹」與「學」好像未曾弄清楚，以致現在還有許多人以為「國粹」便是「國學」。近幾年來，「保存國粹」底呼聲好像又集中在書畫詩古文辭一類底努力上；於是國學家、國畫家，乃至「科學書法家」，都像負着「神聖使命」，想到外國獻寶去。古時候是外國到中國來進寶，現在的情形正是相反，想起來，豈不可痛！更可惜的，是這班保存國粹與發揚國光底文學家及藝術家們不想在既有的成就上繼續努力，只會做做假骨董，很低能地描

三兩幅宋元畫稿，寫四五條蘇黃字帖，做一二章毫無內容底詩古文辭，反自詡爲一國底優越成就都蒼萃在自己身上。但一研究他們底作品，只會令人覺得比起古人有所不及，甚至有所誣譏，而未曾超越過前人所走底路。「文化人」底最大罪過，製造假骨董來欺己欺人是其中之一。

我們應當規定「國粹」該是怎樣才能够辨認那樣應當保存，那樣應當改進或放棄。凡無進步與失功用底帶「國」字頭底事物，我們都要下工夫做澄清底工作，把渣滓淘汰掉，才能見得到「粹」。從我國往時對於世界文化底最大貢獻看來，紙與絲不能不被承認爲國粹。可是我們想想我們現在的造紙工業怎樣了？我們一年中要向外國購買多量的印刷材料。我們日常所用底文具，試問有多少是「國」字頭底呢？可憐得很，連書畫紙，現在製造底都不如從前。技藝只有退化，還够得上說什麼國粹呢！講到絲，也是過去的了。就使我們能把蠶蟲養到一條蟲可以吐出三條底絲量，化學底成就，已能使人造絲與乃倫絲奪取天然絲底地位。養蠶文化此後是絕對站不住底了。蠶蟲要回到自然界去，蠶蟲要到博物院，這在我們生存底期間內一定可以見得着底。

講到精神文化更能令人傷心。現代化的物質生活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個個中國人身上。不會說洋話而能吃大菜

、穿洋服、行洋禮底固不足爲奇，連那僅能維繫中國文化底宗族社會（這與宗法社會有點不同），因爲生活底壓迫，也漸漸消失了。雖然有些地方還能保存着多少形式，但它底精神已經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割股療親底事固然現在沒人鼓勵，縱然有，也不會被認爲合理。所以精神文化不是簡單地復現祖先所曾做，曾以爲是天經地義底事，必得有個理性來維繫它，批評它，才可以。民族所遺留下來底好精神，若離開理智底指導，結果必流入虛僞和誇張。古時沒有報紙，交通方法也不完備，如須「俾衆週知」底事，在文書底佈告所不能用時，除掉舉行大典禮、大宴會以外，沒有更簡便的方法。所以一個大人物底殯儀或婚禮，非得鋪張揚厲不可。現在的人見聞廣了，生活方式繁雜了，時間寶貴了，長時間底禮儀固然是浪費，就是在大街上吹吹打打，做着誇大的自我宣傳，也沒人理會了。所謂遵守古禮底喪家，就此地說，雇了一班搽脂蕩粉底尼姑來拜懺，到冥衣庫去定做紙洋房，紙汽車乃至紙飛機；在喪期裏，聚起親朋大賭大吃，鼓樂喧天，夜以繼日。試問這是保存國粹麼？這簡直是民族文化底渣滓，沈澱在知識落後與理智昏憤底社會裏。在香港灣仔市場邊，一到黃昏後，每見許多女人在那裏「集團叫驚」，這也是文化底沈澱現象。有現代的治病方法，她們不會去用，偏要去用那無利

益的俗道。評定一個地方底文化底高低不在看那裏底社會能够保存多少國粹，只要看他們保留了多少外國的與本國的國渣便可以知道。屈原時代底楚國，在他看是醉了底，我們當前的中國在我看是瘋了。瘋狂是行爲與思想回到祖先底不合理的生活，無系統的思想與無意識的行爲底狀態。瘋狂的人沒有批評自己底悟性，沒有解決問題底能力，從天才說，他也許是個很好的藝術家或思想家，但決不是文化底保存者或創造者。

要清除文化的渣滓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須要用冷靜的頭腦去仔細評量我們民族底文化遺產。假如我們發現我們底文化是陳腐了，我們也不應當爲它隱諱，楞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優越的。好的固然要留，不好的就應當改進。翻造古人底遺物是極大的罪惡，如果我們認識這一點，才配談保存國粹。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底，不過他們不說是「粹」，只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底遺產」而已（這兩個辭底英文是 National Inheritance, 及 Legacy of the Nation.）。文化學家把一國優越的遺制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後輩的國民知道，目的並不在「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底，只是要把祖先底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

步。所以知識與辨別是很需要的。如果我們知道唐詩，做詩就十足地仿少陵，擬香山，了解宋畫，動筆就得意地摹北苑，法南宮，那有什麼用處？縱然所擬底足以亂真，也不如真的好。所以我看這全是渣，全是無生命底屍體，全是有臭味底乾屎橛。

我們認識古人底成就和遺留下來底優越事物，目的在溫故知新，絕不是要我們守殘復古。學術本無所謂新舊，只問其能否適應時代底需要。談到這裏，我們就檢討下國學底價值與路向了。

錢賓四先生指出現代中國學者「以亂世之人而慕治世之業」，所學底結果便致「內部未能激發個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針對時代之真問題」。這話，在現象方面是千真萬確，但在解釋方面，我却有些不同意見。我看中國「學術界無創闢新路之志趣與勇氣」底原因，是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真學術。退一步講，只有真學術底起頭，而無真學術底成就。所謂「通經致用」只是「做官技術」底另一個說法，除了學做官以外，沒有學問。做事人才與為學人才未嘗被分別出來。「學而優則仕」，顯然是鼓勵為士大夫之學。這只是治人之學，談不到是治事之學，更談不到是治物之學。現代學問底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底。從自然界各種現象底研究，把一切分出條理而成為各種科學。再用

所謂科學方法去治事而成爲嚴密的機構。知識基礎既經穩固，社會機構日趨完密，用來對付人，沒有不就範底。治人是很難的，人在知識理性之外還有自己的意志，與自己的感情意氣，不像實驗室裏底研究者對付他的研究對象，可以隨意處置底。所以如不從治物與治事之學做起，則治人之學必貴因循，仍舊貫，法先王。因循比變法維新來得更更有把握，代表高度發展底祖先崇拜底儒家思想，尤其要鼓勵這一層。所謂學問，每每是因襲前人而不敢另闢新途。因爲新途徑底走得通與否，學者本身沒有絕對的把握，縱然有，一般人底智慧、知識，乃至感情意氣也未必能容忍，倒不如向着那已經有了權證而被承認底康莊大道走去，既不會碰釘，又可以生活得順利些。這樣一來，學問當然看不出是人格底結晶，而只爲私人在社會上博名譽、占地位底憑藉。被認爲有學問底，不管他有底是否真學問或那一門底知識，便有資格做官。許多爲學者寫底傳記或墓誌，如果那文中底主人是未嘗出仕底，作者必會做「可惜他未做官，不然必定是個廊廟之器」底感嘆，好像一個人生平若沒做過官就不算做過人似地。這是「學而優則仕」底理想底惡果。再看一般謂所文學家所做底詩文多是有形式無內容底「社交文藝」，和貴人底詩詞，撰死人底墓誌，題友朋或友朋所有底書畫底簽頭跋尾。這樣地做文辭才

真是一種博名譽占地位底憑藉。我們沒有偉大的文學家，因為好話都給前人說盡了，作者只要寫些成語，用些典故，再也沒有可用底工夫了。這樣情形，不產生「文抄公」與「謄文公」，難道還會篤生天才的文豪，誕降天縱的詩聖麼？

學術原不怕分得細密，只問對於某種學術有分得這樣細密底必要沒有。學術界不能創闢新路，是因沒有認識問題，在故紙堆裏率爾拿起一兩件不成問題而自己以為有趣味底事情便洋洋洒洒地做起「文章」來。學術上的問題不在新舊而在需要，需要是一切學問與發明底基礎。如果為學而看不見所需要底在那裏，他所求底便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也不會有什麼用處。沒有問題底學問就是死學問，就是不能創闢新途徑底書本知識。沒有用處底學問就不算是真學問，只能說是個人趣味，與養金魚、栽盆景，一樣地無關大旨，非人生日用所必需底。學術問題固然由於學者底知識底高低與悟力底大小而生，但在用途上與範圍底大小上也有不同。「一隻在園裏爬行底龜，對於一塊小石頭便可以成爲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物；設計鐵道綫底工程師，只主要地注意到山谷廣狹底輪廓；但對於想着用無線電來聯絡大西洋底馬可尼，他底主要的考慮只是地球底曲度，因為從他底目的看來，地形上種種詳細情形是可以被忽

視底。」這是我最近在一本關於生物化學底書 (W. O. Kermock and P. Eggleton, The Stuff We're of. pp. 15-16.)裏頭所讀到底一句話。同一樣的交通問題，因為知識與需要底不同便可以相差得那麼遠。錢先生所舉出底「平世」與「亂世」之學底不同點，在前者注重學問本身，後者貴在能造就人才與事業者。其實前者為後者底根本，沒有根本，枝幹便無從生長出來。我們不必問平世與亂世，只問需要與不需要。如有需要，不妨把學術分門別類，講到極窄狹處，講到極精到處；如無所需，就是把問題提出來也嫌他多此一舉。一到郊外走走，就看見有許多草木我們連名字都不知道，其中未必沒有有用的植物；只因目前我們未感覺須要知道它們，對於它們毫無知識還可以原諒。如果我們是植物學家，那就有知道它們底需要了。在歐美有一種草專家，知道用那種草與那種草配合着種便可以使草場更顯得美觀，和耐於踐踏，易於管理，冬天還可以用方法教草不黃萎。這種專門學問在目前的中國當然是不需要，因為我們底生活程度還沒達到那麼高，稻粱還種不好，那能講究到草要怎樣種呢？天文學是最老的學問，却也是最幼稚的和最新的學術。我們在天文學上的學識缺乏，也是因為我們還沒會需要到那麼迫切，對於日中黑點底增減，雲氣變化底現象，雖然與我們有關係，因為生活方式未發

展到與天文學發生密切關係底那步田地，便不覺得它有什麼問題，也不覺得有研求底需要了。一旦我們在農業上，航海航空上，物理學上，乃至哲學上，需要涉及天文學底，我們便覺得需要，因而應用到日常生活上，那時，我們就不能說天文學是沒用底了。所以不需要就沒有學問，沒有學問就沒有技術。「不需無學，不學無術」，我想這八個字應當為學者底金言；但要注意後四字底新解說是不學問就沒有技術，不是罵人底話。

中國學術底支離破碎，一方面是由於「社交學問」底過度講究，一方面是為學人才底無出路。我所謂社交學問就是錢先生所謂私人在社會博名譽占地位底學問。這樣的「學者」對於學問多半沒有真興趣，也不求深入，說起來，樣樣都懂，門門都通，但一問起來，却只能作皮相之談。這只能稱為「為說說而學問」，還够不上說「為學問而學問」。我們到書坊去看看，太專門的書底滯銷，與什麼ABC，易知，易通之類底書底格外旺市，便可以理會「講專門窄狹之學者」太少了。為學人才與做事人才底分不開，弄到學與事都做不好。做事人才只須其人對於所事有基本學識，在操業底進程上隨着經驗去求改進，從那裏也有達到高深學識底可能，但不必個個人都需要如此底。為學人才注重在一般事業上所不能解決或無暇解決底問題底探

究。譬電子底探究，數理底追尋，乃至人類與宇宙底來源，是一般事業所談不到底，若沒有爲學人才去做工夫，我們底知識是不完備的。歐美各國都有公私方面設立底研究所、學院，予學者以生活上相當的保障。各大學都有「學侶」底制度，使新進的學人能安心從事於學業。在中國呢？要研究學問，除非有錢、有閒，最低限度也得當大學教授，才可說得上能够爲學。在歐美底餘剩學者最少還有教會可投；在中國，連大學教授也有吃不飽底憂慮。這樣情形，繁難的學術當然研究不起，就是輕可的也得自尋方便，不知不覺地就會跑到所謂國學底途程上。這樣的學者，因爲吃不飽，身上是貧血的，怎能激發什麼「真血性」；因爲是溫故不知新，知識上也是貧血的，又怎能針對什麼「真問題」呢？今日中國學術界底弊在人人以爲他可以治國學，爲學底方法與目的還未弄清，便想寫「不朽之作」，對時下流行底研究題目，自己一以爲有新發見或見解，不管對不對，便武斷地寫文章。在發掘安陽，發見許多真龜甲文字之後，章太炎老先生還楞說甲骨文都是假的！以章先生底博學多聞還有執着，別人更不足責了。還有，社交學問本來是爲社交，做文章是得朋友們給作者一個大拇指看，稱讚他幾句，所以流行底學術問題他總得獵涉，以資談助；討論龜甲文底時候，他也來談龜甲文，討論中西

文化底潮流高漲時，他也說說中西文化，人家談佛學，他就吃起齋來，人家稱讚中國畫，他就來幾筆松竹梅，這就是所謂「學風」底壞現象，這就是「社交學問」底特徵。

錢先生所說「學者各傍門戶，自命傳統」，在國學界可以說相當地真。「學有師承」與「家學淵源」是在印板書流行之前，學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誰家有書他們便負笈前去拜門。因為書底鈔本不同，解釋也隨着歧異，隨學底徒弟們從師傅所得底默記起來或加以疏說，由此互相傳授成爲一家一派底學問，這就是「師承」所由來。書籍流行不廣底時代，家有藏書，自然容易傳授給自己的子孫，某家傳詩，某家傳禮，成爲獨門學問，擁有底甚可引以爲榮，因此爲利，婚宦甚至可以占便宜，所以「家學淵源」底金字招牌，在當時是很可以掛得出來底。自印板書流行以後，典籍伸手可得，學問再不能由私家獨占，只要有讀書底興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倍底書，對於從前治一經只憑數卷抄本甚至依於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殘守闕底感想。現在的學問是講不清「師承」底，因為「師」太多了，承誰底爲是呢？我在廣州曾於韶舞講習所從龍積之先生學，在隨宦學堂受過龍伯純先生底教，二位都是康有爲先生底高足，但我不敢說我師承了康先生底學統。在大學裏底洋師傅也有許多是直接或間接承傳着西洋大學者底學

問底，但我也不敢自稱爲哲姆斯、斯賓塞、柏格森、馬克思慕樂諸位底學裔。在尊師重道底時代，出身要老師推薦，婚姻要問家學，所以爲學貴有師承和有淵源，現在的學者是學無常師，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學問，師傅只站在指導與紹介知識底地位，不能都像古時當做嚴君嚴父看。印板書籍流行以後，聚徒講學容易，在學問上所需指導底不如在人格上所需薰陶底多，所以自程朱以後，修身養性變爲從師授徒底主要目標，格物致知退於次要地位。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從師若不注意怎樣做人底問題，縱然學有師承，也只能得到老師底死的知識，不能得到他底活的能力。我希望講師承底學者們注意到這一層。

至於學問爲個人私利主義，競求溫飽底話，我以爲現在還是說得太早。在中國，社交學問除外，以真學問得溫飽算起來還是極少數，而且這樣底學者多數還是與「洋機關」有關係底。我們看高深學術底書籍底稀罕，與及研究風氣底偏頗，便可理會競求溫飽底事實還有重新調查底餘地。到外國去出賣中國文化學底者，若非社交的學問家便是新聞事業家。他們當然是爲溫飽而出賣關於中國底學問底。我們不要把外國人士對於中國文化底了解力估量得太高，他們所要底正是一般社交的學問家與新聞事業家所能供給底。一個多與歐美一般的人士接觸底人，每理會到他

們所要知道底中國文化不過是像纏足的起源，龍到底是什麼動物，姨太太怎樣娶法，風水怎樣看法之類，只要你有話對他們說，他們便信以為真；便以為你是中國學者。許多人到中國來訪這位、問那位，歸根只是要買幾件骨董或幾幅舊畫。多數人底意向并不在研究中國文化，只在帶些中國東西回去可以眩耀於人。在外國批發中國文化底學者，他們底地位是和賣山東繭綢或汕頭抽紗底商人差不多，不過斯文一點而已。

在歐美底學者可以收費講學，但在中國，不收費底講學會，來聽講還屬寥寥，以學問求溫飽簡直是不容易談。這樣為學只求得過且過，只要社會承認他是學者，他便拿着這個當敲門磚，管什麼人格底結晶與不結晶。這也許是中國學者在社會國家上多不能為國士國師而成為國賊國狗，在學問上多不能成為先覺先知而成為學棍學蠹底一個原因罷。我取學是「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底看法，所以要說：「得溫飽才能講人格。」中國學術界中許多人正在饑寒綫底下掙扎着，要責備他們在人格上有什麼好榜樣，在學問上有什麼新貢獻，這要求未免太苛了。還有，得溫飽並不見得就是食前方丈，廣廈萬間，只求學者在生活上有保障，研究材料底供給方便與充足就夠了，須知極度滿足的生活，也不是有識的學者所追求底。

學術除掉民族有的經史之外是沒有國界底。民族文化與思想底淵源，固然要由本國底經史中尋覓，但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產生出來。新學術要依學術上的問題底有無，與人間底需要底緩急而產生，決不是無端從天外飛來底。一個民族底文化底高低是看那民族能產生多少有用的知識與人物，而不是歷史底久遠與經典底充斥。牛津大學每年間收底新刊圖書可以排出幾十里長，若說典籍底數量，我們現在更不如人家。錢先生假定自道咸而下，嚮使中國學術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會風俗在與西洋潮流相接觸之前先變成一個樣子，則中國人可以立定脚跟，面對此新潮，加以辨認與選擇，而分別迎拒與蓄洩。這話也有討論底必要。我上頭講過現代學問底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底，治物之學也可以說是格物之學，而中國學術一向是被社交學問，社交文藝，最多也不過是治人之學所盤據，所謂「樸學」不過為少數人所攻治，且不能保證其必為進身之階。樸學家除掉典章制度底考據而外，還有多少人知道什麼格物之學呢？醫學是讀不成書底人們所入底行；老農老圃之業為孔門弟子所不屑談，建築是梓人匠人底事；兵器自來是各人找與自己合式底去用，蠶桑紡織是婦人底本務，這衣、食、住、行、衛五種民族必要的知識，中國學者一向就沒曾感覺到應當括入學術底範圍，操知識

與智慧源泉底純粹科學更談不到了。治物之學導源於求生活上安適的享受底理想和試要探求宇宙根源底謎。學者在實驗室裏用心去想，用手去做，才能有所成就。中國學術豈但與人生分成兩橛，與時代失却聯繫，甚致心不應手，因此，多半是紙上談得好，場上栽筋斗底把戲。不動手做，就不能有新發見，就不能有新學術。假如中國底學術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會風俗會自己變更底話，乾嘉以前有千多年底機會，乾嘉以後也不見得就絕對沒有。

日本底維新怎麼就能成功，中國底改革怎麼就屢次失敗呢？化學是從中國道家底鍊丹術發展底，怎麼在中國本土，會由外丹變成內丹了？對的思想落在不對的實驗上，結果是造成神秘的迷信，不能產出利用厚生底學問。醫學並不見得不行，可是所謂國醫，多半未嘗研究過本草裏所載底藥物，只讀兩三本湯頭歌訣之類便掛起牌來。千年來，我們底醫學在生理、藥物、病理等學問上會有什麼貢獻呢？近年來從事提煉中國藥物底也是具有科學知識底西醫底功勞。在學問的認識上，中國人還是傾向道家的。道家不重知與行，也不信進步，改革自然是談不到底。我想乾嘉以後，中國學術縱然會變，也不會變到自己能站得住而能分別迎拒與蓄洩西洋學潮底地步，縱然會，也許會把人家底好處扔掉，把人家底壞處留起來。像明末底西洋教士

介紹了科學知識和他們的宗教制度，試問我們迎底是什麼呢？中華文化，可憐得很，真是一泓死水呀！這話十年前我不這樣說，五年前我不忍這樣說，最近我真不能不這樣說了。不過死水還不是絕可悲的，只要水不涸，還可以想方法增加水量，使之澄清，使之溢出。這工夫要靠學術界底治水者底努力才有希望。世間無不死之人，也無不變的文化，只要做出來底事物合乎國民底需要，能解決民生日用底問題底就是那民族底文化了。

要知道中國現在的境遇底真相和尋求解決中國目前的種種問題，歸根還是要從中國歷史與其社會組織，經濟制度學研究入手。不過研究者必要有世界學術底常識，審慎擇別，不可抱着「花子吃死蟹，隻隻好」的態度。那麼，外國那幾套把戲自然也能够辨認與選擇，不致於隨波逐流，終被狂濤怒浪所吞嚥。中國學術不進步底原因，文字底障礙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我提出這一點，許多國學大師必定要伸舌頭底。但真理自是真理，稍微用冷靜的頭腦去思維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國文字問題底嚴重。我們到現在用底還不是拼音文字，難學難記難速寫，想用它來表達思想，非用上幾十年底工夫不可。讀三五年書，簡直等於沒讀過。許多大學畢業生自從出來做事之後便不去摩書本。他們尚且如此，程度低些底更可知。繁難的文字束縛了思想

，限制了讀書人，所以中國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一翻古籍便理會幾十萬言底書已很少見，百萬千萬言底書更屬稀罕了。到現在，不說入學之門底百科全書沒有，連一部比較完備的字典都沒有。國人不理會這是文化低落底病根，反而自詡爲簡潔。不知道簡潔文字只能表現簡單思想，像用來做詩詞，寫遊記是很够底。從前學問底範圍有限，用簡潔的文體，把許多不應當省掉底字眼省略掉還不覺得意義很晦澀，讀者可用自己底理會力來補足文中底意思。現代的科學記載把一個字錯放了地位都不成，簡省更不用說了。我們底命不加長，而所要知要學底東西太多，如果寫作不從時間上節省是不成的。我們自己底文化擔負已是够重的了，現在還要擔負上歐美的文化，這就是錢先生所謂「兩水關嘴」底現象，其實是中國人掙扎於兩重文化底壓迫底下底現象。歐美的文化，我們不能不擔負，歐美人却不必要擔負我們底文化，人家可以不學漢文而得所需底知識，我們不學外國文成麼？這顯然是我們底文化落後所給底刑罰，目前是沒法擺脫底。要文化底水平綫提高，非得採用易於學習底拼音文字不可。千字課或基本漢字不能解決這個嚴重問題，因爲在學術上與思想表現上是須要創造新字底，如果到了思想繁雜底階段，幾千字終會不够用，結果還是要孳乳出很多很多的方塊字。現在有

人用「圖」表示「圖書館」用「博」表示「博物院」，一個字讀成三個音，若是這類字多起來，中國六書底系統更要出亂子。拼音字底好處在以音達意，不是以形表意，有什麼話就寫出什麼話，直接了當，不用計較某字該省，某句應縮，意思明白，頭腦就可以訓練得更縝密。雖然拼音文字中如英文法文等還不能算是真正拼音字，但我們須以拼音法則為歸依，不是歐美文字為歸依。表達思想底工具不好，自然不能很快地使國民底知識提高。人家做十年，我們非得加上五六倍底時間不可。日本維新底成功，好在他們有「假名」，教育普及得快，使他們底文化能追蹤歐美。我們一向不理會到這一點，因為我們對於漢字有很深切的敬愛，幾十年來底拼音字母運動每被學者們所藐視與反對。許多人只看文字是用來做詩寫文底，能搖頭擺脚哼出百幾十字便自以為滿足了。改良文字對於這樣人固然沒有多大的益處，但為學術底進步着想，我們不能那麼浪費時間來用難寫難記底文字。古人惜寸陰分陰，現代的中國人更應當愛惜絲毫光陰。因為用高速度來成就事物是現代民族生存底必要條件。

（民國三十年七月大公報）

# 中國文字底將來

## 一 中國文字不進步底原因

我們底讀書人每每自誇說中國底文字是世界上最古的一種文字。不錯，它是最古，却是最不進步的。現在用從象形文改變而成底文字，只有中國字一種，其它用底都是拼音字。拼音字是最進步的文字。而中國還是墨守着舊的寫法，一點也沒有進化。這個，我想有下列底幾個原因。

一、文字被看爲極神聖 文字底發明在原始民族中，都視爲很神秘的。因爲它能在不言不語中顯示所要表示底意義。在中國底傳說裏，當蒼頡發明文字底時候，也驚動了鬼神，使鬼夜裏哭過。這是表示文字有很大的威力，凡有文字底地方，邪神野鬼都要驚避底。這觀念發展爲道家底符咒。許多迷信者到現在還信天師符可以驅邪治病，就是由於這種原始的迷信而來底。敬惜字紙視爲善舉之一，對於有文字底紙帛等物，切不可輕易褻瀆，不然，神聖就會責罰底。尤其是讀書人，所有字紙必得恭恭敬敬地送到惜字爐去焚化。紙灰也不能任它隨處飛揚，必得送到清水河裏，教它能流進大海去。考察人間誰是敬惜字紙與誰不是底，是文昌帝君底一分職務，爲他發覺某人不敬惜字紙，

或者教他今生不能得着功名，進身之路，或者罰他來生變個瞎子。敬惜字紙成爲一種宗教行爲，它底根本心理是認定文字是神聖，進一步便覺得會寫字底人也是神聖了。

二、識字是士大夫，因爲識字或會寫字底人也被看爲神聖，爲高尚，無形中造成一種士大夫底階級意識。如果一個人讀了幾年書，認得一千幾百字，他就會有『我是讀書人』底感覺，讀書人底肩膀是不屑挑東西底，雙手是拿過筆，再也不能做粗重的手藝，指甲要留得長長的。所謂鄙賤的事他是不能再做了。在商店裏任職底夥計，雖會寫幾個字，却是被看爲讀不成書底。所謂士大夫，實際上只是多識些字和會寫一半篇或通或不通的文章，這樣他便能武斷鄉曲，交官結吏了。他靠文字撈得威權，當然不敢批評文字本身底缺點，也想不到它會有什麼缺點，乃至不敢想它可以被修改到較利便的地步。這樣，弄到讀書人不當文字是傳達意思底一種工具，却當它是一種撈取威權底法寶。法寶是不能輕易更換底。

三、書法是藝術 許多人宣說書法是中國藝術底特別部門。其實真正的書家在歷史上是可以屈指數出來底。我不承認寫字有真正的藝術價值，若說有底話，記賬，掘土，種菜，等等事工也可以當做藝術看了，飲食，起居，無一不是藝術了。爲什麼呢？文字底根本作用是表達意思，

形相上的佈置不過是書寫材料，爲紙帛，刀筆，墨汁等等關係，只要技術純熟，寫出來，教人認得它是什麼，它底目的就達到了。凡是藝術，必至有創作性，文字自古有定形，原不能說是創作。所變底是一代所用的材料規定了一代的字體，漆筆時代，絕不能寫出隸草真書，只能寫篆文，毫筆時代也不能寫出現代的「美術字」。現代青年多用鋼筆鉛筆，要他們寫真楷更是不容易了。

又，一般求人「墨寶」底多是與寫字底人講交情，並不是因爲他們，對於文字有特別的賞鑑心。許多人只喜歡名人字，和貴人字，尤其是上款有自己底名號底。字既名貴，擁有底也跟着「名貴」起來了。寫扇面，題書物，上者是欽佩寫字底人，下者無非是「借重」，社交藝術乘君子自己，於字寫得好壞，本來沒有什麼關係。說起來，書法是由道教徒寫龍章鳳篆發展起來底。古來有名的書家可以說多少與道教有關係，王右軍一家，被認爲書法底大師，而這一家人正是信道極篤地。六朝底道士如陶弘景，楊羲，傅霄諸人都是書家。唐朝底顏真卿，顏況，等，也是道教徒，唐朝又多一層關係，宋朝朱弁底曲洧舊聞(卷九)說，「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間有唐人『遺跡』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

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宋朝廢書科，宋升因而感覺到會寫字底人少，然則從宋以後，當然會越來越少了。明清底書家也是屈指可數底，清中葉以後，因為金石文字發現得很多，寫字底人喜歡摹臨，一變從前臨帖底風氣而為臨碑。雖然脫離了「館閣氣」，却還跑不出摹擬古字底圈套。不知道北朝底碑文多是漢化胡人或胡化漢人底筆法，書體和章法本不甚講究，在當時還不過是平常的刻文，本沒有什麼藝術底理想，南朝人講究寫字，被認為書法底正宗，但真配得上稱為「藝術字」到底也不多。書法藝術可以說是未曾建立到有強固基礎底地步，反而使練字底人們墮落臨摹底窠臼。

對於以上三點，我們可以認為中國文字所以不進步底重要原因。看文字為神聖，是迷信底遺留，那不容別人批評中國文字底缺點，也是抱着衛道底精神，以為中國文字一被廢棄，中國文化也就跟着喪失了。這可說是不需要的顧慮。文字不過是形像上的符號，換符號，不必是改變文化，也不必是改變語言。從事實上說，現在的中國字已不是周秦底篆文，更不是殷朝底甲骨文，所以形像上的改變是不相干的。現在的士大夫，許多不主張用拼音字，因為他們怕拼音字一流行，漢文便會丢失，中國文化也隨着會丢失了。這過慮是不須要，也是不誠實的。假如要保持中

國文化，須要以保存中國字爲手段底話，那麼我們應當先要禁止官僚，教授們說那些半中半日，三成國語七成英語底語言。因爲文字是根據語言寫出來底。我們不能防止語言底轉變，一樣地不能禁止文字底改易。不一般闊人吃大菜，住洋房，說洋話，寫洋文，用外洋家具，他們不以爲是毀滅中國文化，却要反對用字母拚成底中國文字，這若不是「敬惜字紙」底迷信思想底表現，便是他們底主張不誠實。這種不誠實底根底在他們底「士大夫階級意識」。他們怕中國人都識字，拚音容易學，不須很長時間。漢字非學上十幾年，不能用得流利，這非有餘力餘時不能辦得到。「讀書人」要保持他們底尊嚴，所以感覺到難用的漢字不可廢。新文字學會除要介紹通行的字母拚成底文字，因爲我們縱然目前不能不用漢文，也應爲後代子孫開條方便底路。但士大夫所想着中國文字不但不能廢，甚且要積極提倡書法，書法本是有閒者底消遣，假如用它來替代賭博，吸煙，等等，我倒不反對，假如行將就木底人，輕事毋須他做，重事他做不了，用寫字來消磨他底時間，我也不反對。假如驅使一般有爲的青年，費很多寶貴的時間去練字，我總覺得是太冤枉，而且是一種罪惡。

中國文字，因爲書寫底不方便，與專憑記憶，所以文句上受了許多修削，結果弄成一種所謂「文章」底文字。

會做文章就是擅於把文句裏作者以爲可刪的字眼節省，致使讀者一讀就感覺到作者文筆底簡潔與玄奧。簡潔與玄奧未嘗不可爲，但簡到使人誤會，玄到使人不了解，縱然寫得好文章，於文化有什麼裨益呢？辭不達意，起初是文字底原因，寫慣了，成爲一種體格便影響到思想上頭。中國底思想不清晰，中國文字應負起大部分的責任。所謂「讀書不求甚解」便是使思想不能上進底根源。弄到爲學非爲致知格物，只爲作文吟詩，有用的精力，費在未必能够成就的文藝上，這是何等何惜，何等可恨的事！

## 二 中國文字所受不進步底影響

因爲中國文字進化到表義底一個階段便停止，在大體上說來就影響到思想底不清晰，但從文字本身說，也有幾點可以提出來底。

一、字與文字 中國讀書人可以說是識字底多，識文字底少，字是從原始的形態與單純的意識寫出來，文字是附複合的形，與聲表示一個概念，它不一定是單字拼音，也許會連合五六個音才能表示出來。在舊字典裏找不出文字，所收底只是字，多過一音底字，便被表爲「辭」，不知道「辭」是不能靠單音或複音來判斷底。拼音字或者是辭，如「牛」當作「牛馬」底「牛」解，是字，當做一個

人底性格粗蠻解，說「他是一隻牛」底「牛」是辭。又如說「牛馬」，分說是牛和馬，是字，合說是含有奴隸式的服役底意思，如是「他爲子孫做牛馬。」如「蜻蜓」，「馮夷」「吝嗇」是字，說真一點是文字，不是辭，因爲這些只表示一個單純的概念。因爲從前的學者不分別字與文字，所以寫字，或讀文底時候，每每弄不清楚，甚至把意義解錯了。

二、文與文章 中國人讀書是爲做文章，對於「文」底法則好像不大注意。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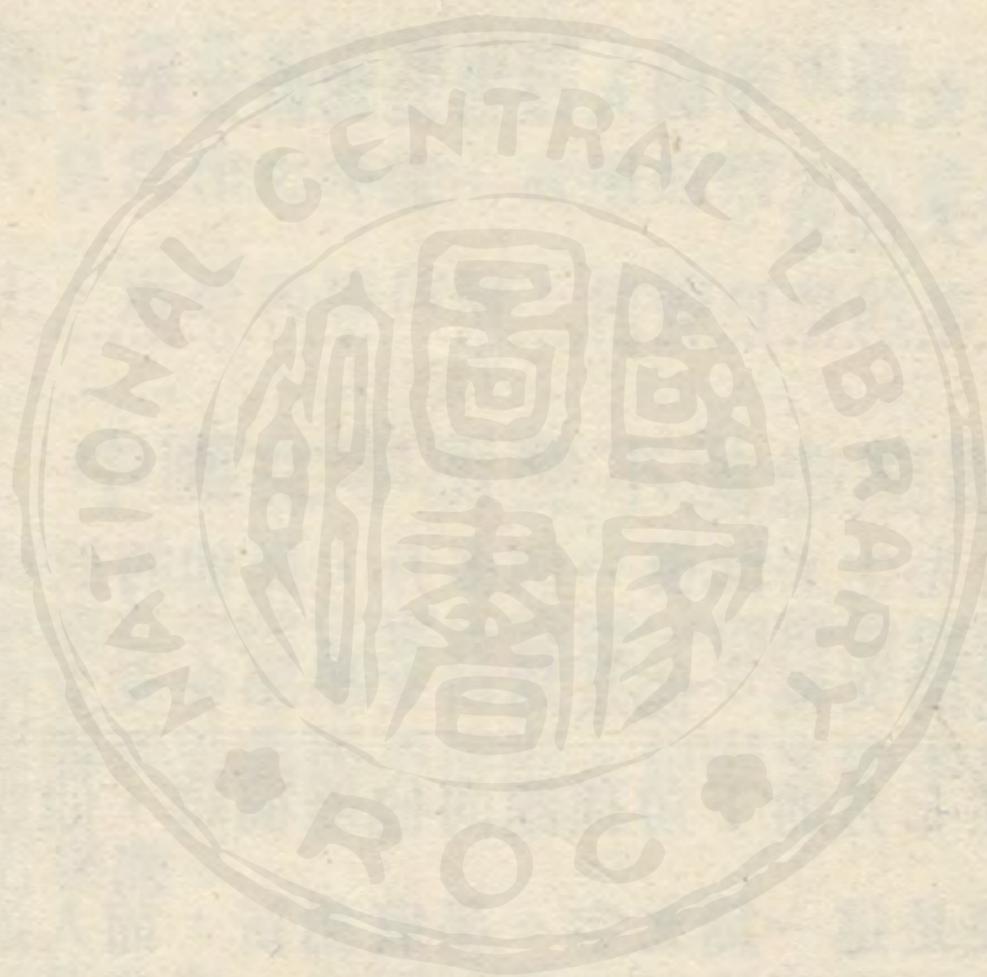
這是地山先生去世後一個多月，從他的故紙堆里找出來的一篇未完的文稿。他是爲新文學學會成立兩週年的紀念刊寫的。在七月的下旬孫源向他催稿時，他說已經寫好了一半的，便是這一篇文字。墨痕猶新，而人遽已作古！

在「國粹與國學」一文里，地山先生寫着：「我們到現在用底還不是拼音文字，難學難記難速寫，想用它來表達思想，非用上幾十年底工夫不可。」這裡「幾十年」無疑地是「十幾年」的筆誤，但也可能地是排印時的錯誤。然而曾有批評這篇文字的人，根據這一點來指摘以爲與事實不符。我早就想爲作者辯正，但現在倒不需要了。在這

01091187

一篇未寫完的稿子里，他先寫着（用毛筆）：「漢字非學上七八年不能用得流利」，後來又用鋼筆把「七八」兩字塗去，改上「十幾」二字。這雖是個小點，但因為關係學術研究，所以附帶說一句。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陳君葆跋。



中華民國卅九年九月十五日贈



Supplied:

波文書局

**PO WEN BOOK CO.**

Publisher & Bookseller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Studies

252 Queen's Road East G/Fl. H.K.

P. O. Box 3066. H.K.



20.

香